

今天,许多人也许只能从《国际歌》曲作者的署名上看到彼埃尔·狄盖特的名字,而不知其为何许人。彼埃尔·狄盖特不像《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那样——曾经是领导过巴黎公社起义的著名革命家,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注,他几乎是默默无闻的。狄盖特与鲍狄埃虽在《国际歌》歌谱上姓名并列,却并不齐名。不过事实是,没有鲍狄埃便没有《国际歌》,没有狄盖特也没有《国际歌》——

寻找《国际歌》曲作者彼埃尔·狄盖特

姓名

2014年3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我写的《寻找欧仁·鲍狄埃》一文后,有人对我说,你对《国际歌》词作者的缅怀给人以启示,如能再写写曲作者就好了。

其实自打祭拜过鲍狄埃墓之后,我便多方打听《国际歌》曲作者彼埃尔·狄盖特葬在何处,了解到他葬在塞纳—圣丹尼的墓地。墓的大理石座上端,托放着一个雕有镰刀铁锤的正方形石块,石上放着一本固定的有狄盖特肖像的大书,下端托放的书页上刻有《国际歌》曲谱。石座正面镌刻着“彼埃尔·狄盖特之墓”。一看便知,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音乐家之墓。据说,在1932年9月底狄盖特葬礼之日,为他送葬的巴黎群众达5万人之多。

今天,许多人也许只能从《国际歌》曲作者的署名上看到彼埃尔·狄盖特的名字,而不知其为何许人。狄盖特不像鲍狄埃那样——曾经是领导过巴黎公社起义的著名革命家,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注,他几乎是默默无闻的。狄盖特与鲍狄埃虽在《国际歌》歌谱上姓名并列,却并不齐名。不过事实是,没有鲍狄埃便没有《国际歌》,没有狄盖特也没有《国际歌》。

狄盖特在《国际歌》中倾注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阶级压迫的仇恨与反抗。乐曲充分体现了鲍狄埃词作精神,达到了革命政治内容与完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不错,《国际歌》是最具战斗性的无产阶级乐章,但分析其曲调旋律,便会发现它并不单单是庄严雄伟、铿锵强劲。与其说它犹如暴风骤雨、电闪雷鸣,倒不如说它更像孕育之中的万钧雷霆和缓慢响起的大海洪波;与其说它仿如怒吼,倒不如说它更像唤起沉睡人心苏醒、讨还人间血债的悲鸣。它不是刚中有柔而是柔中带刚。它一反“其哀心感者,其声哑以系”的音乐通律,以近乎悼歌哀乐的形式苦诉低吟,使人因悲哀而刚强,于舒缓而奋进。毫无疑问,只有巴黎公社的真正知音和无产阶级的真正



彼埃尔·狄盖特

代表,才能发出如此深沉激越、撼人心魄的声音!我在《寻找欧仁·鲍狄埃》一文中称,《国际歌》是“歌曲版《共产党宣言》”;其实,它又何尝不是无产阶级的“歌曲版《人权宣言》”!

面对狄盖特的肖像,我在想,为什么是他谱出了人类最壮丽的乐曲呢?经过思考和研究,我找到了我认为的答案。

首先,音乐是情感的流露,每一个音符都是作者激愤的脉动。狄盖特和鲍狄埃同处一个时代,都参加了当时的法国工人党,有着相似的苦难身世,特别是对巴黎公社有着特殊情结。狄盖特1848年10月8日诞生在比利时根特市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7岁时,他随家迁居法国里尔,于那年当了童工。他干过许多工种,曾经失业,受尽剥削压迫和各种苦难。狄盖特一生的基本职业是工人,即使是谱出《国际歌》后,也仍然是一名点灯工。每夜夜幕降临,他便将瓦斯路灯一盏盏点燃,照亮暗夜中的街路。天亮后,他再将它们一盏盏熄灭,迎来黎明时的曙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870年,狄盖特被迫当兵。

1871年春,巴黎公社起义,正在服役的狄盖特按捺不住激动之情。当他得知反动势力正残酷镇压巴黎公社,毫不犹豫地几个士兵一起冲向巴黎,试图去救援正浴血奋战的阶级兄弟,遭到反动势力逮捕和制裁,眼睁睁看着3万余名公社社员惨遭屠戮。“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了解了狄盖特的经历,便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把《国际歌》乐曲写得如此悲愤了。

其次,狄盖特有非同一般的音乐天赋,能够准确把握时代最强音并将其质朴地表达出来。狄盖特从小爱好音乐,12岁时上工人夜校学习乐谱和乐器,16岁入里尔市立艺术学校夜班学习音乐和绘画,18岁以优异成绩获得里尔艺术学校一等音乐奖。少年狄盖特已开始创作歌曲,他的歌总能深深地打动工人群众。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组织了“工人七弦琴”合唱团,经常为工人兄弟演唱,并时常举办音乐会。他还带着弟弟、妹夫用小推车推着一架旧风琴,走遍里尔的工厂、矿区和村镇,为劳动人民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可以说,《国际歌》虽出自“业余音乐家”之手,但绝非“业余水平”,而是达到了难以企及的艺术水准;《国际歌》不仅与《马赛曲》异曲同工、同样著名,且别具特色。这就难怪在1896年7月法国工人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国际歌》最终压倒《马赛曲》了。

再次,有党组织领导积极组织歌曲创作和推动歌曲宣传,并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1888年6月16日晚,在“工人的里拉”合唱团一次排练后,法国工人党里尔区负责人来到排练场,把狄盖特的《革命诗歌集》交给狄盖特,让他从中挑选诗歌谱曲。狄盖特回家后阅读诗集,立刻被《国际工人联盟》烈士子弹般的诗句所吸引。诗人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和革命激情发出的战斗召唤,把这位工人作曲家的一腔热血点燃了。经通宵奋战,狄盖特写完了《国际歌》主歌曲谱,第二天又配上副歌,之后

到工人中试唱并修改。当年7月,“工人的里拉”合唱团由狄盖特指挥,在一次工作集会上首次高唱了这首歌。这年底,在工会领导的支持下,工会第一次出版《国际歌》歌谱6000份,使这首歌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首先传播开来。如果没有法国工人党里尔区领导人明确的任务要求和工会领导的坚定支持,《国际歌》便难以产生和推广。而如果没有这之后法国共产党同法国社会党围绕《国际歌》曲谱创作权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国际歌》也会被反动势力扼杀。

1920年,狄盖特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8年,应斯大林之邀,80岁高龄的狄盖特随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代表们用30多种语言齐声高唱《国际歌》。接着在红场举行的盛大典礼上,游行队伍高唱着《国际歌》向主席台上的狄盖特致敬。这位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纪念狄盖特这位“无产阶级音乐鼻祖”呢?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继续高唱、很好传扬他的歌曲。狄盖特一生谱过许多歌曲,现存的还有20余首。他是巴黎公社和鲍狄埃的崇拜者,其作品中有好几首是歌颂巴黎公社和为鲍狄埃诗歌谱的曲。除代表作《国际歌》,还有《起义者》、《前进!工人阶级》、《巴黎公社》。特别是《起义者》,先于《国际歌》诞生,影响很大,当时的欧洲工人群众在集会和游行中经常高唱这支歌。狄盖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有《共产党人之歌》、《儿童支部》、《红色圣女》、《镰刀和铁锤》等。他还经常为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一些好诗谱曲,都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和传唱。

“声音之道,与正通矣。”今天,我之所以“寻找欧仁·鲍狄埃”又“寻找彼埃尔·狄盖特”,关注《国际歌》的命运,缘由和用意就在于此。站在红旗下,我们就不能不唱《国际歌》,不能忘记鲍狄埃和狄盖特!

“1+2”合作协议助推重庆民企文化建设

本报讯 (实习记者侯文斌 通讯员崔月婷)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与重庆市工商联近日联合举办民营企业文化建设“1+2”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助推重庆民营企业文化建设。

启动仪式上,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与重庆市工商联签订共同推进民营企业企业文化建设框架协议,就建立健全服务协调机制、科学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文化动力和活力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探索完善体现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展现时代风尚和展示企业特色的文化建设体系。重庆市工商联分别与重庆图书馆、重庆市民众艺术馆签订协议,就合作推进公共图书信息资源进民企、共同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等方面提出了详细方案,联手打造一批民营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示范点。

据悉,重庆图书馆为首批15家本地民企开通数字资源浏览权限,员工足不出厂就能浏览重庆图书馆的上百万册电子书刊及报纸资源。

第五届山东文博会突出群众参与性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宁昊然)记者近日获悉,第五届山东文博会将于8月28日至31日在济南举行。本届文博会主题为“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由展览、论坛和“相约文博会”群众性文化活动3个板块组成。

据第五届山东文博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济南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凌安中介绍,本届文博会将呈现坚持勤俭务实办会、注重展会实际效果、突出推动转型升级、强化人民群

众共享,力求参展更加广泛5个特点。

为了鼓励群众参与,让群众共享展会成果,第五届山东文博会将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群众性文化活动。自6月26日至文博会开展期间,省直部门和全省各城市将组织263场次“相约文博会”群众性文化活动,其间还增设了文化休闲娱乐和文化用品展区、广场展销区等群众参与度高的展区,真正使文博会成为人民的节日。

“云南历代文选”丛书出版

本报讯 6月26日,50余名云南学者参加了“云南历代文选”大型文学丛书出版座谈会,回顾了该书的编写过程,畅言收获和喜悦。

集云南历代文学作品精粹的大型文学丛书“云南历代文选”近日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3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历经20年编撰而成。编者以汉初至清末为时间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精选出一批思想深

刻、语言优美,兼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云南优秀文学作品,并进行了点评和注释。

该丛书共有七卷,分诗词、游记、传记、碑刻、散文、辞赋、文论,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民族、文艺等,其中文学作品1386件,诗话6部,附录索引3808条,图片150余幅,共计400余万字。据悉,“云南历代文选”是云南省首部系统选编注释的云南古代文学作品选集,填补了云南文选集空白。(王涓 杜彬)

北京房山文化创意市集开市

本报讯 (驻北京记者李雪)6月28日,由北京市房山区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市创意协会、房山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房山)历史文化旅游集聚区办公室等单位联合承办的“创意周末 集聚长阳”文化创意市集在房山区长阳镇开市。

房山文化创意市集是首个北京西南文化创意市集,吸引了近50家企业及众多房山区本土艺术创意人士参与,内容涵盖个性服装定制、葫芦画、剪纸、京绣、灯笼、风筝等领域。据悉,今后文化创意市集将固定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六在房山区长阳镇举行,免费向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创意人群开放。

林口画缘何卖得好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林口画以连环画、国画和油画为主,自上世纪70年代在黑龙江省林口县落地生根后,开始茁壮成长。据了解,2012年,林口画有1.6亿元交易额;2013年,有1.8亿元交易额。林口画不但在省内外卖得好,有些作品已经走上国际市场。记者最近走进林口,探寻林口画为何畅销。

家住林口县亚东村的肖景志是地道地道的农民。从小就喜欢画画的肖景志从素描学起,用油画颜料描绘林口县的桦树林、草甸子、茫茫雪原和金色田野,经过多年努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如今,肖景志已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油画已卖到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一幅。

肖景志自学油画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当地油画爱好者,于海洋、徐法清、姚厚双等油画家脱颖而出。这些农民、教师、个体工商业者出身的画家通过绘画改变了命运。今年63岁的衣晓白在连环画界比较有名气。1971年起,衣晓白开始尝试连环画创作,1975年,他与魏凤才合作绘制的连环画《井边搏斗》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此,他的连环画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又相继创作出版了《两个小八路》、《抗联司令赵尚志》、《烽火乌拉银河》等长篇连环画作品。如今,衣晓白已创作了200多部连环画作品,并且销路很好。

黑龙江省林口县文广新局局长石长波说,近年来,林口把书画艺术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突破口,确立了以基地为中心、以书画产业为宗旨的书画强县发展模式,先后创建了20多所书画专业培训基地和书画创作基地。其中,县书画院发挥领军作用,老年书画院、博物馆、学校等基地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让林口画走进寻常百姓家,林口县通过低价、补贴等多种方式鼓励农民选购本县画家的作品。在红林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都有字画挂在中堂。一位正在建房的老人告诉记者,房子建成后,还要请县里的画家来家

里画几幅画。

林口画对外经营走的是中高端路线,该县每年不定期举办林口画研讨会,让工作在外地的林口籍画家和全国知名画家来林口参观。同时,林口画也走出去,参加全国各大展会,以此提高知名度。另外,当地也积极打造林口画产业链,搭建集培训、交流、创作、展览、交易和拍卖于一体的产业化平台,借以提高林口画的价值。

另外,当地还积极培养经纪人队伍和专业从事林口画的经营队伍。据了解,林口画经纪人队伍目前有300多人,借助经纪人的销售渠道,林口画每年销售额有几千万元。

衣晓白认为,林口画现在的短板是:人才流失严重,艺术家的创作环境还不够理想,林口画的经营市场还不够完善。

“现在林口画名声好,卖得好,收藏者也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林口画就可以停滞不前了,那样很多地方都会赶超林口。”石长波说。

衣晓白认为,林口画要想持续发展,必须走产业化之路。“试想,如果不见效益,没了生活来源,谁还能创作?现在林口画发展好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认可、画家有收入。要想让画家多出精品,必须关注三点:一是经济效益是维持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之一;二是艺术家对艺术没有强烈追求,没有经过长期刻苦磨练是出不了好作品的;三是政府要鼓励扶持和引导,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还是市场经营遇到困难时,政府应当给予帮助。”衣晓白说。

面对林口画未来走势,石长波认为,一是要下力气保持队伍的健康发展,每年要推荐一批画家到专业院校进行深造,通过多种渠道引荐画家拜访名师;二是筹集林口画创作扶持资金;三是做强林口画经营市场,同时引进民营资本进入艺术市场;四是政府要积极打造林口画的宣传推介、艺术指导、社会普及平台。



甘肃省敦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鲁勤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钻研敦煌彩塑制作方法。经过多年实践,他在继承古代彩塑工艺的基础上发扬创新,并在政府支持下于2012年设立了“敦煌彩塑艺术传习所”,指导青年艺人学习敦煌彩塑艺术。

图为一名游客在“敦煌彩塑艺术传习所”展览室欣赏彩塑作品。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乡村“综合体”引来文化热

本报驻四川记者 梁娜 通讯员 彭富

6月24日晚,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建设村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只要不下雨,我们几乎每天都来训练,争取入选‘全区百名文艺人才’队伍。”村民刘玉清白天进城务工,晚上排练节目。依托乡村“综合体”,四川广元利州区正将文化工作的生动画面一幕幕精彩呈现。

“儿子办了个农家乐,需要特色菜谱,我帮着查查。”6月11日,趁着数字电影还未播放,利州区赤化镇泥窝村的陈尚志先到隔壁的农家书屋查阅资料。此时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座无虚席,他只好站着读,遇到好菜谱,记下书名和页码,以备儿子筛选。

农家书屋借阅率低、闲置率高,后期管理不到位;进村的数字公益电影有人放映,无人看;群众参与文化活

的积极性不够高……这些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病”,过去在利州区也同样存在。从2012年起,利州区就尝试将便民服务中心、村级卫生站、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文化大院、乡村文化广场等项目资金打捆使用,依托乡村“综合体”,村民办事的空闲时间,可以顺便享受文化服务。同时,每个便民服务中心都有3名工作人员,空闲时轮流做兼职的图书管理员,既方便了群众借阅,又避免了人员闲置。

以乡村“综合体”为轴心,今年利州区还在191个行政村推行“广播村村响、农家书屋、本地电视节目无线信号”全覆盖。

“只有在群众家门口开展文化活动,才能最大限度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这既是遵循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向,也是文化惠民的真正意义所在。”利州区委书记赵文峭说。

在一些农村地区存在“乡村文化空壳”现象。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利州区采取了“以城带乡”——让城区文化工作者、志愿者到农村带徒弟,带动城乡文化同步繁荣、优势互补。

如今,三堆镇以当地唢呐爱好者付正兴为代表的200位“唢呐兄弟”,经常在市重大文艺演出中露脸。同样实现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蜕变的还有宝轮镇的《下里巴人》渔歌,这首在民间传唱了几千年的地方民谣,却一直没能登上大雅之堂。经过区文化中心专业人员的改良,更名为《白龙湖船歌》,很快成为利州的“流行金曲”。

此外,利州区还将2014年确定为文化惠民年。通过举办“五赛事两活动一晚会”“乡镇文化活动周”“社区广场文化活动日”等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免费的文化大餐,也能在活动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目前,活动已在金洞、宝轮、大石、龙潭等多个乡镇同时展开。

“区有中心、乡镇(街道)有站、村(社区)有室,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后,我们提出了更高目标,推进文化建设品牌化、文化设施标准化、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活动特色化等‘七化’建设,在全市率先建成‘农村5公里文化圈’和‘城市15分钟文化圈’。”利州区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局长何洪说。